

臺灣鷹形目猛禽的

『神話多樣性』

The "mythological diversity" of accipitriform raptors in Taiwan

何敬堯 Ching-Yao Ho |

小說家 | joe1221joe@gmail.com



魚鷹。(吳沛城 攝)

前言

臺灣地理位處熱帶與亞熱帶交界，生態環境豐富。在自然教育中，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多樣性的概念是串聯本土生態保育的重要基礎。

為了推廣生物多樣性知識，除了聚焦於各物種的形態特徵、棲息地、食性等等面向，也能以「生態人文學」的方向去探索人類與環境的共生。在這個領域中，臺灣原住民族群流傳的神話故事經常出現各種動物與人類的互動過程，例如變形、馴服、崇敬信仰等等關係。認識這些動物神話，可以進一步爬梳民族動物學脈絡、生態倫理文化，更

能藉由「神話生態學／神聖生態學」的鮮明概念向社會大眾推廣自然保育的重要性。

臺灣天空常見「鷹形目」鳥類，這些頂級掠食者具備優秀的視力、威武的鉤形嘴，經常受到普羅大眾矚目。因此，本文便以此類明星猛禽為例，也就是魚鷹、大冠鷲、鳳頭蒼鷹、熊鷹、灰面鵟鷹，介紹臺灣原住民族群流傳的相關神話傳說。

魚鷹：神話中的英靈

世居蘭嶼的原住民族是達悟族(亦稱雅美族)，族中的鳥類神話，魚鷹占有一席之地。



蘭嶼島四面環海，魚鷹會出沒捕魚，達悟族人認為此鳥有靈。(何敬堯 攝)

魚鷹，屬於鷹形目鶚科，翅膀狹長，頭部與下腹部為白色。達悟族語的魚鷹，稱為「manai」，族語意思是「瞬間抓取」。¹

據說，古代的朗島部落曾經誕生了一位半人半魚的怪人，名為希法魚(si Vaoyo)²，他與一位美麗女子結為夫妻，婚後有一個小孩名叫希納嘉子(si Nagats)。小孩還小，父母過世之後留下黃金與田地。島上一些邪惡的村民，覬覦財產，想要趁夜搶劫。那時，希納嘉子夢見父親託夢，告知取一根長長的尖竹竿，插置屋前。當敵人出現，天際突然有一大群魚鷹飛來，鳥爪抓取尖竹向敵人攻擊，為首者被殺，其餘強盜落荒而逃。從此，族人認為天神、祖靈能操縱或依附魚鷹之身，下凡護生，執行正義之事。³

1. 王桂清、鄭漢文，《雅美族鳥類文化》（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54。
2. 希法魚(si Vaoyo)：達悟語稱呼神話中的「半人半魚」之名。達悟族命名規則，未生育子女之前，名字之前會有冠稱「si」。族語稱呼鮪魚為「Vaoyo」。神話中，奇人的下半身是鮪魚尾部型態，故有此名。筆者根據族語發音與字義，將古代奇人的名字漢譯為「希法魚」。
3. 鮑克蘭(Inez de Beauclair)，〈Three Genealogical Stories from Botel Tobago〉，《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59年3月)，頁105。本故事的報導人是Shimamtek，講述朗島部落的氏族「Shira do Raragan」的祖先故事。

蘭嶼的東清部落，也有「魚鷹侍從」的故事。據說久遠前有族人馴服了一隻魚鷹與一隻果子狸(白鼻心)，一鳥一獸成為僕傭。魚鷹會替主人抓取海中美味的鸚哥魚，但果子狸卻只會抓來鰻魚(族內禁忌食物)很沒用，導致主人偏愛魚鷹。這則故事強調了魚鷹擅長捕魚的特性，甚至隱喻昔日島民可能懂得馴養魚鷹來協助捕魚。

達悟族有魚鷹神話，臺灣東海岸的阿美族也有魚鷹奇譚。太古代代，阿美族有一對父神與母神生下六個小孩，小女兒迪雅瑪贊(Tiamatsan)是舉世無雙的美人而被海神強搶為妻。父神與母神追至花蓮的立霧溪出口，但是小女兒依舊被滔滔海水帶走。兩神悲傷至極，父神就變成一株臺灣海棗守護海口，母神則變成一隻魚鷹不停呼喊小女兒。⁴魚鷹的阿美族語是「'alongay」，根據鄭漢文解釋，

此詞意思是「深遠」，表達魚鷹鳴聲尖銳悠遠，尤其是育雛時期呼喊之聲。⁵

母神變成魚鷹徘徊海上的傳說，更呈現了阿美族人對於魚鷹狩獵行為的細膩觀察。魚鷹羽毛極為緊密、充滿油脂，這讓牠成為唯一可以全身潛入水中的猛禽鳥類。當魚鷹盤旋低空，等待時機就俯衝入水，這樣的行動反映在阿美族神話情節，就如同焦急不安的母神正在苦苦尋覓失落水中的寶貝女兒。

大冠鷲與鳳頭蒼鷹：女孩變形記

大冠鷲與鳳頭蒼鷹都屬於鷹形目鷹科，兩鳥在布農族神話有特殊地位，呈現了奇異的「人變鳥」主題。筆者在布農部落訪查過程，對於南投縣武界部落流傳的情節特別印象深刻。

李姓族人介紹，古時候某部落有一個家庭，母親生下女兒之後就逝世，父親再娶，繼母經常虐待家中的女兒。女兒天天要做許多家事，但繼母卻不給她吃食物，或者把狗屎跟地瓜泥拌一拌給她吃。父親常常出門打獵不在家，女兒孤苦無依，最終決定要離家遠去。女兒離家方式很奇特，她拿起曬乾的山棕梗葉，不是綁成掃帚來用，而是將梗葉一根根刺在自己身上，一直哭，讓身上插滿葉子，變成像飛鳥羽毛一樣。這時，她拍拍



南投武界部落山區，流傳大冠鷲神話。(何敬堯 攝)

翅膀，就變成了一隻大冠鷲，飛上天空遠離家鄉。⁶

布農族語的大冠鷲，稱為「kukuav」。族語發音，即是模擬大冠鷲鳴叫聲。故事還有後續。據說可憐女孩變成大冠鷲之後，她依然持續哭泣，淚滴滲入大地，綻放了島上第一株的玉山杜鵑。而她的父親得知女兒變鳥離家，悲慟不已，經常仰望天際。這時，鷲女孩的淚水滴下，滑落於父親頭部，竟將他的脖子應聲切斷。斷裂之首，如有神助，竟冒出一雙褐色翅膀，往天空飛去，成為一隻鳳頭蒼鷹。從此之後，據說鳳頭蒼鷹常跟隨在大冠鷲身後，彷彿想追尋女兒。⁷

A. 大冠鷲。(吳沛城 攝)

B. 鳳頭蒼鷹。(吳沛城 攝)

4.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原著、楊南郡翻譯，《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天書局，2011年1月)，頁557。
5. 鄭漢文，《有靈2：與神同行的阿美族民族植物》(臺北：麥浩斯，2025年)，頁182。
6. 何敬堯，〈武界部落訪談稿〉(未刊稿)。報導人：李秀芝(Savung, 1949年出生)。訪談者：何敬堯。訪談時間：2020年3月21日。訪談地點：李秀芝家中客廳。武界族人講述絕望女孩將草葉插進身上而變鳥，但筆者查閱日治時期文獻並且訪談其他部落族人而得知，最常講的變鳥方式其實是將竹籐簾拆成兩半之後放在雙臂模擬翅膀而變鳥。這種差異，呈現了神話的多樣面貌，可以推測武界族人將大冠鷲羽毛比喻為植物草葉，甚至可能強調大冠鷲頭後的扇形冠羽。
7.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布農族前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8年)，頁193。



布農族語的鳳頭蒼鷹稱為「sihuis」，字源「musuhis」模擬了鳳頭蒼鷹鳴叫聲，而這個族語的意思是「回來」，象徵父親想找回女兒的悲願。大冠鷲與鳳頭蒼鷹的「人變鳥」故事，不只流傳布農族，鄒族、卡那卡那富族也有同樣故事。

筆者目前調查臺灣原住民神話，布農族流傳的鳥類傳說最為豐富。在這些故事中，通常會將鳥類鳴聲模擬的發音，定名為鳥名。接著，再以類似的族語詞彙去延伸設想此鳥的身世命運，例如大冠鷲與鳳頭蒼鷹便是明顯案例，其他相同情形舉三例如下。

(一) 東方灰林鴉：布農族語稱為「patus」、「tustus」，模擬東方灰林鴉的「啞、啞」叫聲，其字原意是火柴、起火的意

思。傳說此鳥原本是一位女子，與丈夫去高山，太冷而要求想要生火取暖，但丈夫不允許，導致她凍傷而亡，死後靈魂化成此鳥，持續呼喊起火。⁸

(二) 綠鳩：布農族語稱為「uvau」，模擬綠鳩的叫聲。傳說有一位懷著身孕的婦女躲在樹豆(木豆)枯枝中睡覺，結果人們放火燃燒枯枝想讓草木灰滋養田地，女子來不及逃生，她腹中胎兒便衝破母親肚皮而飛出來，一邊呼喊，一邊變成了綠鳩，飛上天空。⁹

(三) 筒鳥¹⁰：布農族語稱為「tutut」，模擬筒鳥鳴聲。傳說有一位獵人的獵犬名叫「tutut」，犬隻走失密林，獵人持續呼喊其名，最終則變成筒鳥。¹¹



東方灰林鴉。(李昱緯 攝)



綠鳩。(吳沛城 攝)



▲ 北方中杜鵑。(李昱緯 攝)

► 筆者收藏百年前的古書《生蕃傳說集》，1923年出版，書中有臺灣歷史上第一幅描繪出「人變鳥」、「人面鳥」的畫作，主角是筒鳥與綠鳩，作畫者是鹽月桃甫。(何敬堯 攝)



8.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布農族前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8年)，頁177。
9.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布農族前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8年)，頁216。
10. 筒鳥：中杜鵑之俗名，臺灣有「北方中杜鵑」與「喜馬拉雅中杜鵑」兩種。筆者與原住民文史專家鄭漢文討論此鳥的布農族語，初步判斷「tutut」是中杜鵑鳥類的廣泛稱呼(討論時間：2026年4月30日)。
11.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布農族前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8年)，頁208。

熊鷹：排灣族靈鳥

熊鷹，排灣族視為神聖之鳥。傳說中，百步蛇成長到了一百年以上就會蛻皮變為熊鷹，證據是熊鷹亞成鳥的羽毛有黑白相間的三角斑紋就像是百步蛇紋。有關熊鷹的神話頗多，例如屏東縣的土文部落，流傳「騎鷹勇士」的故事。

據說在古老的時代，某部落有一位名叫普瑞浪(Punljulja)的男子，他將一隻熊鷹從小養，此鷹越成長越龐大，甚至可以讓主人乘坐鷹背翱翔藍天。普瑞浪喜愛騎鷹飛行，有一次來到臺東大竹高溪邊的敵方部落，便讓巨鷹待在樹林中，自己單身攻擊敵方，等到要逃走時，再呼喊巨鷹來載他，成功逃離。普瑞浪的英勇事蹟傳遍家鄉，頭目准許他在身上紋身，也能在刀鞘雕刻百步蛇紋。從此，族人更加認為熊鷹是靈鳥，有時候出戰就把熊鷹羽毛插置帽上作為勇氣象徵。¹²

除此之外，排灣族也認為熊鷹擁有神奇的法術，例如古樓部落流傳故事。據說古代有一位男子名叫普拉魯拉魯揚(Pulalulalujan)，



百步蛇。(陳元龍 攝)

他擁有一隻會說話的熊鷹，此鷹靈敏聰慧。有一次，普拉魯拉魯揚與熊鷹同行出門，走近一處田地時，熊鷹感應到前方有敵人，急忙通報說：「親愛的主人，快快返家，有敵人埋伏！」但他的主人卻不當一回事，答道：「別緊張，走過去沒關係。」接著，敵人驟然現身，以矛刺殺了普拉魯拉魯揚。熊鷹見狀，哀戚哭喊：「可憐的主人呀，我希望你能復活！」熊鷹話語有靈，普拉魯拉魯揚竟睜眼復活，讓大家嘖嘖稱奇。¹³

神話中的熊鷹擁有「復活咒術」，很有可能源自牠在神話中乃百步蛇羽化重生的存在，因此具備相關能力，同時也呈現了族人崇拜熊鷹的靈性觀點。至於「騎鷹勇士」奇譚，熊鷹巨大到能夠載運成年男子，確實難以置信。若以生物學視角解釋，熊鷹的確是臺灣留棲性猛禽中體型最大、最壯碩，展翼可達一至二公尺，重量可達二至三公斤。

灰面鵟鷹：怪鷹食人

排灣族部落，對於天空中飛翔的猛禽有諸多奇妙想像。例如，排灣族人講起灰面鵟鷹，稱呼「kalakalaw」，族語意思是：「喜歡飛來飛去，四處遊玩逛蕩，不想一直待在家窩中。」¹⁴這種稱呼，呈現了灰面鵟鷹在臺灣屬於過境鳥的身分。

此外，排灣族人觀察灰面鵟鷹飛翔的英姿，這種鳥習慣藉由氣流爬升高處再滑翔山巒之間，猶如婦女雙手滾織布線進行編織的動作。因此，排灣古謠有一首情歌，男子頌唱向

女子表達愛意，歌詞描述佳人操作織布機的線梭來編織苧麻絲線，如同灰面鵟鷹飛翔滑行般美麗。

雖然灰面鵟鷹飛翔姿態優美，但是在屏東縣里港鄉的排灣部落流傳的神話中，這種鷹鳥卻擁有殘酷的一面。傳說在很久以前，當地有一位婦女在晚上搗小米、烤小米糕的時候，突然飛來了一隻巨大的灰面鵟鷹，牠的鳴聲淒厲，鳥爪撲上前，抓走這名女子，吞食之。¹⁵

族人認為，神話中的巨大怪鷹吃掉了女子全身的肉，是因為女子觸犯禁忌。曩昔部落傳統規範，只能在祭祀儀式中用火烤做小米糕，平時禁止烤小米。由此可知，古老部落認為灰面鵟鷹是神靈化身，對於族人日常生活的行為舉止進行規範。部落傳統信仰也認為，如果不小心獵殺鷹類，必須進行祭儀，虔誠祈禱，才能防止鷹魂作祟。¹⁶

12.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排灣族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年)，頁146。

13.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湾高砂族伝説集》(東京：刀江書院，1935年)，頁228。

14. 陳盈璋，《屏東縣來義鄉排灣族的民族鳥類學》(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頁27。

15.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排灣族、賽夏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5年)，頁290。

16.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排灣族第三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4年)，頁24。

◀ 灰面鵟鷹。(吳沛城 攝)



▲ 灰面鵟鷹群藉由氣流盤旋上升至高處再飛行滑翔。(蔡志偉 攝)

排灣族的巨鳥神話，還有一種廣為人知的靈鳥，名叫「瑪莎卡莎鷄」(mazakazakau)。這種靈鳥，是一種會吃人的龐大怪鳥。如果突然天昏地暗，就是這種靈鳥飛天，遮蔽光線。能親眼見到靈鳥真實模樣的人，只有具有強大靈力者，例如部落內的祭師。神話傳說中，「瑪莎卡莎鷄」會守護善良的部落。如果這種靈鳥想獵捕人類，就會以鳥嘴將人類的軀體撕裂，接著懸掛於巢穴附近的大樹枝上，現場一片血淋淋，鮮紅顏色整年不褪色，極為恐怖。¹⁷

神話中，「瑪莎卡莎鷄」有一處巢穴位於屏東縣獅子鄉丹路部落。¹⁸筆者走訪當地，訪問數名族人，族人說長輩為了讓小孩聽話而會講靈鳥殘酷故事，甚至提及有時候會在山上目睹此鳥，令筆者懷疑靈鳥是否指涉某種真實物種？據說靈鳥飛過大地會一片黑暗，此情景能聯想灰面鵟鷹在秋季大量過境的壯觀畫面。或許，「瑪莎卡莎鷄」可能是對於灰面鵟鷹的誇張想像？但傳說中，靈鳥的儲食行為(將獵物懸掛樹枝)不像是灰面鵟鷹食性，而是類似伯勞科鳥類的儲食天性，會將獵物插在尖物上，也能方便撕開進食。

因此，目前筆者猜測，靈鳥「瑪莎卡莎鷄」的故事，可能是族人觀察南臺灣常見鳥種的集合體形象。

不同的文化，對於灰面鵟鷹也有不同的想法。臺灣彰化人俗稱灰面鵟鷹為「南路鷹」，因為此鳥春天時由南向北飛，並且傳說此鳥乃昔日國姓爺軍隊的士兵魂魄變化而成，所以有「國姓鳥」的稱呼。

結語：鷹鳥神話的生態觀點

神話並非虛假不實，反而是古老時代人們對於宇宙萬物的觀察與想像。古人從中思索，並且組織出人類與環境、動植物之間共存共榮的倫理規則。雖然生態責任、環境永續經營是現代自然教育的重要觀點，但其實在原住民族群傳統社會中就已經世代傳承這種和諧精神。

排灣族對於熊鷹、灰面鵟鷹的傳統信仰，讓族人遵奉不能隨意侵犯鷹鳥。例如，來義鄉南和部落，以前族人是使用掉落在地面的熊鷹羽毛，並不會刻意狩獵熊鷹¹⁹。這種傳統信仰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部落，據說靈鳥巢穴在附近。(何敬堯 攝)

精神，也像是魚鷹在達悟族與阿美族神話中的靈性存在。

布農族人習慣將鳥類鳴聲作為鳥名，並且連結族語概念，編織鳥類神話傳說，情節大多涉及「人變鳥」主題。這種概念，呈現了族人認為萬物有靈的信仰精神，物種雖不同，仍需要互敬互重。同時，這些鳥類傳說也進一步提醒人類社會需要重視的倫理結構與情感價值，例如親情、夫妻之情、人與動物之情。

生態教育觀點，認為人非獨立個體，而是與自然環境互動、影響的整體關係。臺灣原住民族群的傳統知識系統中，「神話生態學」極為重要，連結了人類學、生態學與靈性領域。目前，現代的學者研究焦點，大多聚焦於民族動植物學的使用知識層面。若能進一步發展生態人文學科，延伸串連神話傳說中的動植物概念，想必可以更加體會臺灣原住民族群與本土自然環境的互動情形，汲取智慧結晶，重新應用於現代臺灣時空，豐富本土自然教育主題。



17.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排灣族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年)，頁150。
18. 筆者訪查，「瑪莎卡莎鷄」飛翔的範圍很廣泛，也會飛到現今臺東太麻里一帶。現今屏東縣「石門古戰場」的山崖上，據說是這種靈鳥歇腳處，人們會在山徑上發現被靈鳥吃過的人類骨頭、受難者遺物。另外，屏東縣牡丹鄉的四林部落也有「瑪莎卡莎鷄」的傳說，據說這種靈鳥家族會棲息在四林格山的「恐龍母子湖」，俗名提及「恐龍」，即是描述此種靈鳥像是史前翼龍那樣恐怖。
19. 陳盈瑋，《屏東來義鄉排灣族的民族鳥類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該論文採訪排灣族人，提及熊鷹禁忌。頁30：「以前老人家不會狩獵熊鷹，所有的羽毛都是撿來的。後來有族人嘗試抓熊鷹，當時是使用繩索陷阱。」頁37：「南和：牠(熊鷹)是palisi，牠有殺過人，不能抓的。如果抓到或撿到牠的羽毛都要拜拜跟殺豬，要賠一隻豬，沒拜的話牠會捉弄你，會被牠的靈魂騷擾。」雖然南和部落傳統觀念，族人刻意獵捕熊鷹，但需要留意，排灣族內不同的社群、不同的時代演變，對於獵捕熊鷹會有不同看法。陳盈瑋調查發現，戰後五〇年代開始興盛熊鷹買賣，這種風氣就導致狩獵熊鷹的行為增加。

表1. 本文提及的分類階層及物種名錄

中文名	學名	中文名	學名
鷹形目	Accipitriformes	綠鳩	<i>Treron sieboldii</i>
鷹科	Accipitridae	北方中杜鵑	<i>Cuculus optatus</i>
鵟科	Pandionidae	喜馬拉雅中杜鵑	<i>Cuculus saturatus</i>
伯勞科	Laniidae	白鼻心	<i>Paguma larvata taivana</i>
魚鷹	<i>Pandion haliaetus</i>	百步蛇	<i>Deinagkistrodon acutus</i>
大冠鷲	<i>Spilornis cheela</i>	鸚哥魚亞科	Scarinae
鳳頭蒼鷹	<i>Lophospiza trivirgata</i>	臺灣海棗	<i>Phoenix hanceana</i>
熊鷹	<i>Nisaetus nipalensis</i>	山棕	<i>Arenga engleri</i>
灰面鵟鷹	<i>Butastur indicus</i>	玉山杜鵑	<i>Rhododendron pseudochrysanthum</i>
東方灰林鴉	<i>Strix niviculum</i>	木豆	<i>Cajanus cajan</i>